

党和生命

寒风著

081



文学小丛书

党和生命

寒风著

92

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一九五九年·北京

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

(北京朝内大街320号)

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出字第003号

北京科学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

书号 1230 字数 17,000 开本 787×1092 耗 $\frac{1}{50}$ 印张 $\frac{22}{25}$ 插页 2

1959年4月北京第1版 1959年4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 00001—40000册

定价 (2) 0.10元

“大家要学点文学”，“劳动人民应是文化的主人”，这是党的号召。但大家搞社会主义生产大跃进，时间有限；我们为此出版这套“文学小丛书”，选的都是古今中外好作品。字数不多，篇幅不大，随身可带，利用工休时间，很快可以读完。读者从这里不仅可以获得世界文学的知识，而且可增强认识生活的能力，鼓舞大家建设社会主义新生活的热情。

前 言

这篇小說以解放战争中进军广西为背景，描写了解放軍艰苦的战斗生活，創造了普通战士尹青春的光輝形象。尹青春在战斗中英勇頑强，带病冲锋杀敌，耐心帮助战友，克服一切困难，坚持到战役的最后胜利。他对革命事业无限忠誠，怀着强烈的入党愿望，这个高尚的理想給他巨大的精神力量，鼓舞着他战胜缺点，战胜疾病，战胜敌人，終于立功入党。作者用真挚的感情和質朴的文笔，真切的写出了战士們的思想感情和軍事生活的气氛，反映了人民軍隊的艰苦奋斗精神和革命英雄主义气概，表现了党的领导是革命部队力量的源泉。

作者寒风，一九一九年生于河北省易县。一九三九年参加革命，担任宣传工作，一九四二年开始写作。解放战争期間，他任新华社随軍記者，在战

斗中,长期和战士们在一起,写了一些反映部队生活的作品,除这篇小说以外,还有长篇小说《东线》等。

編 者

—

在一个干枯了的树墩子上，战士尹青春正挺着身子，出神地呆望着。他的视线穿过竹林，穿过黑绿的树叶，投到那充溢着阳光的旷野上。一只手无意识地抚着晒热了的机枪。机枪闪着蓝光。草坪上散放着南方特有的羊桃的香气，好象北方初夏时，水香白杏儿的味道。风是温和而爽快，南国的初冬是那樣的叫人愜意呀！但是这机枪手完全沒注意到这上面，他在傾听着政治委員的講話。

政治委員馬紹同志講的臉都紅漲了。他揮着手高亢地說：“同志們！白崇禧匪徒被我們兄弟部隊从北面压下来了。現在他只有一条路——从海上逃跑。所以他集中全力十几万人，摆开作战的姿态，向我們这面进攻，企图夺取廉江，沿着雷州半島逃到海南島去。我們的任务是要截住他，把他在大陆上歼灭。”

“同志們！这是党中央、毛主席給我們的任务。我們要跋山涉水，日夜猛进，不顧疲劳来进行这一战役。这一战役是在中国大陆上帶决定性的一战。我們要打好这一仗，使我們祖国和人民早日脫离战争，走向和平幸福的建設。我們黨員要发揚英勇頑强的英雄气概。我們要明确地認識到：过去的艰苦奋斗就是为了这个。而今天呢？全国的人民都在注視着我們，看我們能不能完成这一任务。我們說：我們百分之百的完成，决不給党、給国家、給人民留下后患。”

“在我們个人說来：我們过去是得过荣誉的，現在我們要爭取光荣到底。我們要奋不顧身，英勇作战，創造我們不朽的成績，我們要永远光荣。”

战士們忽然伸出多少只粗实的汗漬的大手，用力地鼓起掌来，好象一陣急雨，驟然降临到这草原上来一样，連竹叶也蕭蕭地顫动了。

近两个月以来，他們跨过五岭，通过丛山瘴气，一直打到南海边上，被火热的太阳和海上吹来的鹹风刺得脸都裂了皮。他們长久地奔跑着，現在又为新的任务而激动了。

政治委員又在高聲地叫着：

“我們怕困難嗎？不！因為我們是共產黨領導的軍隊，在我們面前是沒有不可克服的困難和障礙的。我們有對黨、對人民祖國的忠心，這就是無比的力量。”

又是一陣脆裂的掌聲。人們都從草坪上立了起來。機槍手握了一下手指，巴巴的響了一陣，提着機槍走開了。

下午，在村前的池塘邊的草岸上，人們一簇簇地分開，討論着政治委員的報告。會議在莊嚴的進行着，這是黨的會議。太陽已經西下，還留下最後的霞光，透過叢生着草莽的山崗，展望着人們的活動。好象它從沒有見過這些人們，會把这浩大的空間，震蕩得如此雄壯。

當這會議開始的時候，機槍射手尹青春聽到哨子的聲音，慌張地從屋子裡跑出來問道：“在那兒集合？”

“開黨的小組會，不是集合。”吹哨子的人告訴他。

他猛然沉默了。

“党！”

突然地好象一下子翻起了内心积压的难过，他默默地走回来，坐在铺草上，用手托着腮，一言不发地呆着。思想象一团乱麻扯在刺丛里一样。他曾为这苦恼到极度，——战争已经快结束了，在战争之中没有成为党员，那就是说，在生死斗争之中，没有获得自己最高的考验，不够党员的条件，现在……心乱的说不成个样子。

刚才政治委员的话，把他激励起来了，为着这战役的光荣，他感伤地想着：“就是永不成为党员，我也是忠实于党的。”所以他悲伤可也愉快。可是当听到党员开小组会的时候，他的头懵起来，又把多少伤心的事逗出来了。

……一切都是光荣，为人民服务，勇敢地去作战，争取成为英雄……为这而入党更光荣。立刻他否定了思想上消极的认识。入党是考验一个人，是在战争和困难中，对人民对党的忠诚的最高标准！

现在党员们都开会去了，自己丢在这里冷清的坐着，想到自己过去也为革命战争流过血，可是没能成为党员。

他痛哭了！

二

尹青春是全連出名的机枪手。他才二十二岁，已經长成粗大的个子。他是河南省东部大平原上的人。一九三八年，蔣介石决堤，使黄河泛滥的时候，把他小小的家产冲光了。父亲走到外面去謀生一去无蹤。他們出来逃难，母亲在半路上餓死，他自己就漂蕩起来了。几年之中他討过飯，放过牛，在泛滥的黄河里撑过船，所以他的手也就强壮了。因为一挺机枪比一个橈要有力的多，最后他参加了人民解放軍。那是在一九四七年冬天，正是在中原打击反革命武装的时候。尹青春受到了党的教育，参加訴苦，他覺悟了。在頻繁的战争生活中，在和同志們一起作战之中，鍛炼了他，到淮海战役，他已是一个很好的战士了。

每当他想到那光荣的出名的淮海战役的时候，他就悲哀地埋怨起自己来。

淮海战役，他曾請求入党，託党在战斗上考驗自己。那时他是弹药手，在攻击的时候，他帶了足够用的弹筐，此外又帶了十顆炸弹，两个手炮，插在腰带上，就发起了冲锋，一直随着射手冲进敌人陣地。射手被打倒在开闊地上。他楞了一下，抓住机枪压上一筐子弹，端起来冲到前面去，給步兵开辟道路。子弹打完了，他說：“我用炸弹掩护。”掂着炸弹参加步兵的冲锋了。

战斗下来他被人們称贊着。

因为他爱吸烟，把一个俘虏的精緻的木烟斗，裝到他的小布袋里，他真是喜爱它呢，但沒有向任何人談到这件事。

第二天，排长黄自立和他談話。他們走到村外枯了的枣树林里閑轉着。

“尹青春！你战斗上是很好的，大家都称贊你，就是那一个烟斗……当然，这是小事情，可是这是战場紀律，那一点东西不算什么，对紀律忽視是不行的，使党的威信受影响。”

排长的談話指出了政策紀律是党的生命，尹青春沒有很好的檢討，認識自己的錯誤，入党問題

拖下来了。

渡江以来，一直追击敌人到南海边，把敌人全部歼灭了。在那潮水淤泥里，两只脚泡在鹽水里作战，鞋子都挂不住脚了，好长时间是光着脚的。有的人在拾鞋子穿，他也跟着一起违犯了紀律。可是事后比什么都后悔，恨自己，他明白了“我錯了！”現在什么都重新想起来了。

尹青春象受了伤一样悲痛的掉着泪。可是他眞的受伤的时候是沒有掉泪的。多少年来，生活中經历过多少艰难和悲痛，連死了自己亲爱的母亲，都觉得平淡，唯有今天使他的眼泪滔滔不絕……他的头开始懵懵的痛了，渾身冷的颤抖……

他确实是病了。

傍晚的气候是凉爽的，从南面一百多里以外，飘来溫和的海风，好象用手可以摸着似的，柔和而长久地貼在人們的脸上；从屋子外面送来陣陣羊桃的甜香，混合着稻田的泥土和稻草干燥的气味。尹青春靜靜地躺着，他的脸已經开始热起来，呼吸也是粗而短促，后来，也就昏昏地睡着了。

直到日落，被一只潮溼的凉凉的汗手触醒，那

手从他的前額挪去，又解开扣子輕輕地压到他的胸脯上，說“他病了！怎么办？”以后又自言自語地說：“班里就更沒有人了，那么多的新同志……”尹青春朦朧中听到有人叫他。

“尹青春！病了吧？”

“沒有。”他睜开眼睛看見班长陶义信蹲在他跟前。凉凉的手貼在他火热的身上，覺得那样的舒服。

陶义信重复地說：“你是病了，渾身热的烫手。”

“刚才有点儿冷，这会覺着热了。不要紧，你們开完了会了？”

“完了。”

“晚上班里开会吧？”

“开。”

陶义信把尹青春的衣服扣好走出去了。由于这眞誠的撫慰，尹青春慚愧得又一次的掉下泪来了！

夜里，一盞微弱的灯光，火苗儿在跳动，全班的人都集攏起来。

“在同志們的面前表示我的決心。”班長陶義信說：“我是一個黨員，要不顧一切完成黨給我的任務，黨培養我這麼多年，我自己慚愧對黨沒有貢獻。在這次戰役中，我絕不顧惜我的生命，我要帶領同志去立功。”

尹青春感動地把久已想好的話，恨不得一下子都吐出來，雖然他知道對他是十分困難的，但是他說：

“報告！我發言，這回是最大最有意義的一仗，不管我病的怎麼樣，我爬也爬到戰場上去，爭取立功，爭取入黨。完了！”

班長不放心的看着尹青春。

“同志，按工作說是离不开你，可是考慮你的病……”

尹青春說：“病先不談，說工作吧！”

夜很深時散了會，尹青春從屋子裡出來走到院子裡，好象感到一些輕快了。他順着夾道走出來，走到照着繁星的池邊，嗅到一股河泥的清涼的氣味。村子的一端，一個孤立的房子里射出了淡紅的光。他推開門進去，一直走到燈前，好久不出

声的站在文化干事李长亭的旁边，后来有些害羞的要求对方帮他写个请求书。

尹青春象孩子样的规矩，也用孩子样的声调说着，虽然他长的又高又大，在这时反觉得所有的人都比自己高大得多，自己渺小的可怜啊！他看着文化干事的笔的活动，开始了他的叙述，慢慢地说着，好叫对方一字不掉地记下来。

“……淮海战役，我犯了错误，战场上犯了纪律，我对不起党。在这次广东战役，看到别人犯纪律，自己不制止，自己也跟着拾了一双鞋子……我保证在这次战役中，坚决响应党的号召，不但要打好仗，还要做好纪律，耻党在这次再考验我吧！”他好象放不下心似地，一再重复着他的话。

灯光晃动，他仰起头来想着，还有什么话要说的呢？如果可能的话，真会把心掏出来表白自己。灯光映着他焦急的神色，现在感到时间是迫不及待了，什么都晚了，而自己象是走了多少弯路；什么都没有走到头，而且要重新去走。感到多少沉重的东西在压着自己，阻碍自己到达“党”的路上！他嗽了一口唾沫说：“过去的事情，我不说了，从今

天起，我全心全意努力去完成党给我的任务，我一点也不可惜我自己，死活的问题撇到一边去。”

他在自己名字下面按了一个手印，把纸摺起，站起来走出去了。外面一切都是静静的，池水映着星星在跳动。他仰起头来，一排三颗小星正临到头顶，他站住了，用手摸着决心书，想着：

“天一明就交给支部书记。”

三

广东茂名县以西，完全是一片荒山，从那密封的林丛中进行，常是找不到路的。在十万分之一的地图上，连一根黑线都没画着。山越来越高起来，几路大军不分昼夜在山区中爬行。尹青春的病，显然是一时一时的加重着。

班长苦恼了：“同志！留守吧！不要把身子拖坏了！”

尹青春拒绝着：“病能挣扎过去，我能跟上队伍的，走吧！”